

崇文赋

浩才

CHONGWEN FU

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宣传部
北京市崇文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崇文赋

浩才题

CHONGWEN FU

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宣传部
北京市崇文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崇文赋 / 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宣传部, 北京市崇文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200-07959-3

I. 崇… II. ①中…②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8123 号

崇文赋

CHONGWEN FU

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宣传部 编
北京市崇文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bph.com.cn>
总 发 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25
书 号 ISBN 978-7-200-07959-3/I·1096
定 价 36.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编委会名单

主 任：夏 强 牛青山 吉胜久 徐鸿达

常 务 副 主 任：赵中原

副 主 任：师雪起 贾洪震

编 辑：于永香 王光芬 贾云汉 高云鹰

序 1

邓友梅

“外七内九皇城四”，明清两代和民国早期，北京共有20个城门。打仗发兵出德胜门，收兵回城进安定门，朝阳门走粮车，西直门走水车，阜成门走煤车……各有分工，不能混用。崇文门则是政府开支和皇室消费的重点财源——“税关”。崇外三里河与通惠河相连，是大运河的终点站。这就使崇文门外、左安门里、广渠门以西、前门大街以东这片外城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崇文区，成了交通方便、物流繁忙、客商云集、市场繁荣的一块宝地。餐馆戏院，旅店货栈，钱庄票号，当铺镖局，外省各地的同乡会馆，做蒙藏生意的骆驼马帮……要什么有什么。而独一无二的天坛，不同朝代的名刹，祭祀历史英雄的“三忠庙”，纪念民族烈士的“袁督师祠”，又展示了京都的文化特色。崇文区成了人们必到之地。但随着清王朝的衰弱，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北洋政府的腐败……北京城破败了，崇文区萧条了，三里河也淤积成臭水洼。龙须沟，金鱼池，其漂亮的名字和这片肮脏不堪的贫民区连在一起，令人更感到苦涩。

北京定为新中国的首都后，人民政府大力修复与重建这座都城。崇文区是重点之一。所以老舍先生表现新北京的头一个剧本就是《龙须沟》。剧中程疯子有段快板说得好，“东单西四鼓楼前，五坛八庙颐和园，要讲修，都该修，为什么单修龙须沟？沟太脏，水太臭，政府看了真难受……”

那以后的近30年时间里，崇文区的建设工作虽从未停止，时快时慢，有变化而欠惊人。到了小平同志领导改革开放的这20多年，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其建设改造工程则以突飞猛进之势开展起来。近日，几个老北京作家，应邀重访崇文区。大家来到小妞子铜像身边的金鱼池，看着那漂亮、舒适、美观、实用的现代化生活小区，才发现这里完全换了个新天地，甚至有点怀疑：这真是从前我们看够了、老舍先生写透了的那条龙须沟的所在吗？

随后又去看了“明城墙遗址公园”，看了四条大道组成的“王字形经济磁场”，看了“百工坊”民族工艺美术创研基地……最后得出了结论：这个崇文区，可不是我们记忆中那个崇文区了。对崇文区党政领导和崇文区人民真抓实干的精神，我们敬佩不已。参观的人一致慨叹：在最近20多年中他们走过了历史上200年没走完的道路。

抚今追昔，感触良多。作家们回来后都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以各自不同的视角，交叉透视从古老到年轻的崇文。角度虽不同，心声却一致，那就是：爱我崇文！爱我北京！！爱我中华！！！！

2004年9月8日

序 2

京华巨变举崇文

刘一达

在北京城的版图上，崇文区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果说，北京城的历史是一首充满神奇壮美、古韵悠久的史诗，那么，崇文区的历史则是这部史诗中幽深绵长的华美篇章。

北京的崇文区因崇文门而得名，它可以说是京城最早的“区”之一。

目前，北京人说到城区，一般是指“城八区”，即东城、西城、宣武、崇文、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城八区”的概念，或者说这种区域的划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而此前，说到城区，只有“城四区”，即东城、西城、崇文、宣武。

您也许不知道，北京人所说的“城四区”的概念，其实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儿。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市的第一次城区划分是在1952年的9月，当时北京还归华北行政委员会（亦称华北局）管辖，经华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北京市政府决定扩大区的管界，将城区和郊区重新划分。

那会儿，北京的城墙还没拆，城区仅限于内城的范围，也就是北京人说的“四九城”，“四”指的是皇城的四座城门，“九”指的是内城的九座城门。相当于现在北京地铁2号线之内的范围。区域以南北中轴线为

界，东西长安街为线，划分为东单、西单、东四、西四4个区。外城基本上是指明清时期京城的外城范围，划分为前门、崇文、宣武3个区。郊区是东郊、南苑、丰台、海淀、石景山5个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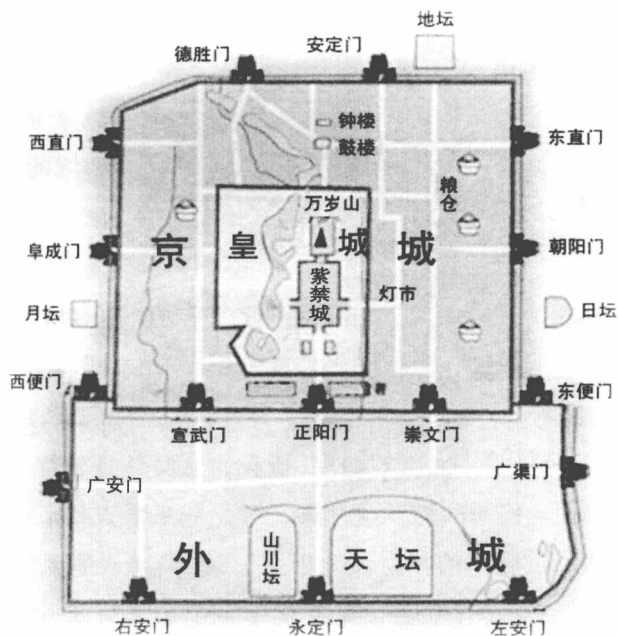
1958年5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并经国务院批准，西单和西四合并为西城区，东单和东四合并为东城区，前门区撤销，原所辖区域分别并入宣武区和崇文区。于是才有“城四区”的说法。与此同时，还有东郊区改为朝阳区，京西矿区改为门头沟区等等。

钩沉这些历史演变的过程，说崇文区是北京最早的命名城区之一，您自然不会摇脑袋了。

二

老北京有句顺口溜：“东直门的宅子，西直门的府。”还有一句现在被广为引用的话：“东富西贵，北贫南贱。”这些民间俚语，非常精辟地概括了当年京城的居住状况。

为什么要说东直门的宅子西直门的府呢？因为住在东城的官宦和富商



多，大宅门多，西城的王府多。因此才有“东富西贵”一说。北城住的穷人多，也才有“贫”的说法。至于说到“南贱”的这个“贱”字，则带有一种歧视心理了。

由于清代内城住的都是满汉的八旗，即所谓“旗人”，汉人都住在城外（内城的城外），即便是二品三品的大官也不能住在内城。纪晓岚的官大不大？但他的宅子只能安在外城的虎坊桥。

因为当时清政府有严格的规定：内城一律不准有商业和娱乐业，所以清代的商业和娱乐业大都集中在南城，集市小市、商业铺户、饭庄酒楼、戏园子、茶馆、澡塘子、妓院等等南城最多。

在那个年代，人们对这些行业比较歧视，包括商人，都被视为“下九流”。老北京有“五子不登科”的说法，哪“五子”？即戏子、澡塘子、窑子、厨子、剃头挑子。所以才有“贱”的说法。现在看来，这些说法早已不足为论，甚至让人感到有些荒唐了。

往事不堪回首，在那个年代，“贱”也意味着穷。因此，崇文区在老北京也被人戏称为“穷文区”或“穷人区”。不过，平心而论，在新中国成立前，崇文区确实很穷。目前崇文区的区域内最显眼，也是最有名的地方当属天坛，它几乎占了崇文区版图的1/4。天坛本是当年皇帝祭天、祈谷和祈雨的圣地。正因为每年的冬至、正月上辛日和孟夏，皇上到天坛祭天祈谷和祈雨，要过一座汉白玉的小桥，才有天桥这个地名。但是到了清末民初，这里却成了枯草丛生、荒芜破败、苍凉杂乱的“杂八地”。

由于天坛紧邻后来成为“杂八地”的天桥，许多摆地卖艺、引车卖浆、摆摊贩粥的江湖艺人和小商小贩，甚至一些逃荒要饭的人，便在坛墙外，用碎砖烂瓦破席支个棚搭个窝，安了家。以后逐渐形成了小房，形成了街道，后来的许多低矮破旧的民房就是由这些窝棚演变而来。当年这里的居民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老北京人管这一带的居民叫“坛根儿的”。

“坛根儿”后来也成了穷人区的代名词。

崇文区管辖的大部分区域在新中国成立前地处外城，那会儿的外城概

念，无异于后来的郊区。事实上，外城如崇文区内的其他地界如广渠门、沙子口、龙潭湖等，新中国成立前也非常荒凉。龙潭湖的地名虽然叫着好听，但新中国成立前这一带到处是窑坑、臭水沟、死水塘，还有许多“义地”和乱坟岗子。您从现在的地名刘家窑、潘家窑、吕家窑等就能想到当年这里的情景。记得1952年政府治理龙潭湖地区，平整了大量的乱坟岗子，清理出的遗骨有数千具。难怪当时连住在崇文区的老百姓都自嘲这里是“穷人区”。

三

其实，如果追溯崇文区的历史，您绝对不会联想到这个“穷”字。再远的古代不说，只说元大都时代，崇文区的地界曾是京城负有盛名的小桥流水、柳暗花明的风景区。

那会儿，现在的崇文门与前门之间，是一条古河道。元代这条河叫文明河，位于大都城的丽正门与文明门之间。它的北端连接内城的北护城河，并引护城河的水向东南流入芦草园，到北桥湾经三里河桥向东流经薛家湾、水道子、河泊厂、榄杆市、南河漕、三转桥，然后向东南经八里河、十里河流向张家湾烟墩港汇入通惠河。当年这条河是大都城的重要水上交通要道，沟通着京杭大运河到大都城的漕运，源源不断地将南方的粮米和丝绸等运到京都。

元代非常重视水利，加上这条河的水势较大，所以当年崇文区的地界如同一片“泽国”，景色不逊于江南。由于这一带风光旖旎，许多达官显贵、文人墨客不但在这里筑亭赏景，而且建有不少别墅。《宸垣识略》记载：“水木清华亭，元侍御史王俨别业，在文明门外东南里许，园池构筑，甲诸邸第。”什么叫“甲诸邸第”？就是说王俨的别墅，从规模到景色在当时的京城都堪称第一。

到明清时期，这一带的别墅仍很多，广渠门板厂西里一带，当年有一

座占地上百亩的“万柳堂”，就是清朝初年大学士冯溥的别墅。园内不但有假山，还修了很大的莲花池，种了大批的树木花卉，每到春夏季节，园内百花盛开，荷花飘香，景色迷人。“万柳堂”内还建有御书楼，楼内悬挂的匾额“简廉堂”是康熙皇上的御笔。堂前殿柱有一副对联：“隔岸数间斗室，临河一叶扁舟。”从这副对联可知，广渠门一带在清朝初年还是河道纵横，可行游船的柳暗花明的胜地。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老舍先生曾在话剧《龙须沟》里描写的污水四溢，蚊蝇孳生的“臭水坑”金鱼池一带，想当年也是京城风景秀美的胜地。这里的池塘星罗棋布，有近百亩，是京城饲养金鱼之地。明代的武清侯李伟在此建了一座叫“新园”的私家花园，把三里河的水引入园中，园内有一个大湖，可以泛舟。园中建有梅花亭、兔楼、船桥、鱼龙亭、长廊等建筑。茂林修竹，流觞曲水，“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主人经常在这里聚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新园”很容易让人想到王羲之在《兰亭序》里描绘的兰亭景色。当年的金鱼池实在太迷人了。

这一带的景色到了清代中后期依然是“每到入夏端午，池边游人如织，张棚列肆，走马观鱼，人们在池边狂歌醉饮，引以为乐事”。而与它几步之遥的天桥，也是凿池引水，种稻栽荷，建水心亭。“水心亭外茶棚鳞次栉比，宛如小巷，实城南之一幽雅处。”

崇文区界内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当属崇文门外大街和花市大街，这两条商业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到清代，由于“京师九门皆有课税而统于崇文一司”。崇文门税关是整个北京城的总税关，带动了这里的经济发展。

崇外大街，花市以及周边地区如兴隆街到鲜鱼口的长街，磁器口到珠市口的长街等，已经成为京城最著名的商业街之一。这里不但百业杂陈，店铺酒肆云集，老字号商铺林立，还有众多的会馆、寺庙，以及由家庭手工作坊而形成的玉器街、首饰街、古典家具街、磁器街、鞋帽街、花儿街等等。

研究崇文区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的“穷”,大体是在清代中后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近百年的历史逐渐形成的。换句话说,崇文区这地界由水木清华、景致迷人的风景区,演变为穷人杂居、破屋连片的所谓“穷人区”只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七八十年,在北京城3050多年的建城史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所以笼统地把崇文区称为“穷人区”绝对是一种历史偏见。

四

说到崇文区是“穷文区”,更是带有隔断历史的一种浅见。为什么这么说呢?崇文之所以叫崇文,并非虚言。当然崇文门在元代叫文明门。崇文顾名思义是崇尚文化。遥想当年的崇文门外,确实是京城文化人的汇聚之地。由于这一带是秀丽宜人的风景区,不但吸引京城的文化人到此踏青赏景,而且建有大量的别业,别业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别墅。文人在一起,不但谈诗论画,而且也谈论教育。于是在现今崇文门外的东晓街的位置,建起了京城最早的学校,即金台书院。

金台书院是在降清的明将洪承畴的赐园“洪庄”内创办的。清朝初年,“洪庄”在崇文门外算是规模较大的私家花园,占地宽阔,环境幽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京兆尹钱晋锡租赁洪庄的房屋,收孤寒的生童就学,创办了所谓的“义学”。后来,宛平的义学合并到洪庄,改称首善义学。“首善”,即首善之区,首善义学就是京师义学。

此举得到了当朝皇帝康熙的赏识,康熙御笔以“广育群材”的匾额相赐。首善义学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正式改名为金台书院,并且在道光 and 光绪年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重修,成为三进四合院式的院落,规模宏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金台书院改为顺直学堂。民国期间改为公立第十六小学,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东晓市小学,从金台书院开创义学到现在,这所学校已经有300多年,这在京城没有第二所。这

无疑是崇文区“崇文”的最好诠释。

崇文区的“崇文”之举还有若干“第一”可以佐证。现在位于幸福大街培新街的汇文中学，创办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是京城最早的教会学校之一。位于前门外肉市街的广和楼，最初是明代世家查氏（金庸的老祖）所建的戏楼，清代康熙年间改为查楼，新中国成立以后改为广和剧场，是京城戏园子中历史最久的一个。崇文区的阳平会馆大戏楼，是京城著名的三大会馆戏楼之一（现已修旧如旧，修葺完工）。当年位于崇文门外大街的千芝堂，开业于明万历年间，距今已有400余年历史，是京城历史最久的药店之一，早于也在本区的著名老字号同仁堂近100年。

当然这些足可以让崇文区引以自豪的“文”事，都是历史尘烟了。我们追忆这些往事的时候，难免有说“古”的味道。但它毕竟是崇文区历史的光彩篇章。

五

古老的崇文，经历了人烟稀少的河滩到风光秀丽的风景区，再到陋室杂处的穷人区的历史演变，也经历了从“崇文”到“穷文”的时代更迭。真正让崇文区发生重大变化的是北京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这30年。古老的崇文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这种变化真可以用沧海桑田来形容。昔日的臭水沟变成了宽阔的柏油路，低矮破旧的平房，变成了一幢一幢的高楼大厦，古貌的尘烟已被现代化的气息所取代。当年的河道、窑坑、荒冢、草塘、席棚、市场，如今我们只能在地名和老照片以及人们的记忆里去寻觅了。

说到崇文的变化，人们会想到1949年政府改造龙须沟，在崇文区修建的第一条柏油路。1950年，老舍先生据此编写的话剧《龙须沟》，让崇文区内的这条“沟”从此扬名。与此同时，在广渠门内大规模改造，建起的幸福大街，掀开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崇文人脱掉“穷人区”的帽子、过

上幸福生活的新篇章。随后建立的光明楼小区，预示着崇文人从此拨开云雾，看到了新崇文、新北京、新中国的光明前景。

改革开放以后，崇外大街的改造，广安大街的通车，昭示着崇文人从此开始享受着安康的幸福生活。大都市街的建成，意味着崇文融入了北京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信息，新世界广场的建成又展示了崇文人开始走进新的时代，彻底告别了贫穷落后，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特别是经过修缮一新的前门大街，恢复了清末民初建筑的历史风貌，在北京奥运会前隆重开街，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成为人文奥运的一大亮点，打造了崇文区新的靓丽名片。

街道的变迁，景观的变化足以让崇文人产生欣慰，而让崇文人感到骄傲的依然是崇文之举，兴文之事。在新中国的北京建城史上，崇文区的“兴文”之事占有许多“第一”。

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崇文区人民政府，对元代开凿的金河口故道，以及明代修筑外城墙时，留下来的几十个大大小小窑坑，形成的大片荒地和臭水沟、乱坟岗子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平整了水洼和荒冢，开挖了三个漪澜相连的人工湖，沿湖种植了10万多株柳树、槐树，开辟为公园。当时任首都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根据龙须沟的水流经此地，提议将这座公园命名为龙潭湖。龙潭公园中部的小湖是新北京最早的游泳场之一。改革开放以后，在龙潭西湖，建起了北京第一个现代化的大型游乐园。龙潭湖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修建的第一个人民公园。由此各区县拉开了整治荒地废水，修建公园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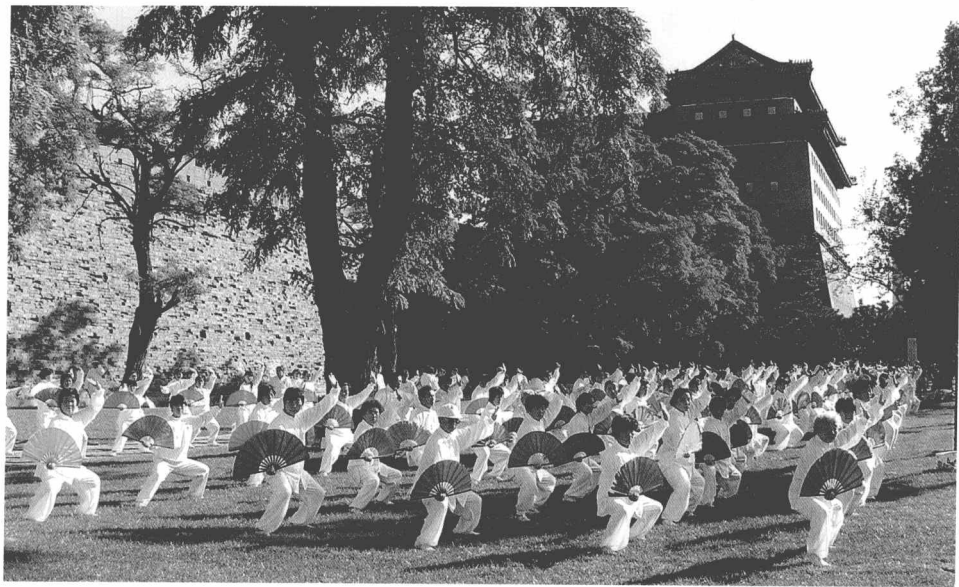
1955年10月，位于天坛东侧的北京体育馆（最初叫中央体育馆）落成。全馆由比赛馆、练习馆、游泳馆组成。比赛场馆设有6000多个观众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建的第一座现代综合体育馆。这座地标性建筑对崇文区的文化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使崇文区街巷的“肌理”产生了变化，由此出现体育馆路等街道，随着国家体委办公楼及其他体育科研机构的设立，使崇文区成为京城的体育文化中心区。

改革开放以后，崇文区在巨变中，兴文之举依然是亮点。北京人不会忘记在20世纪80年代初，繁华热闹的磁器口，一栋漂亮新颖的建筑物拔地而起，这就是崇文区文化馆。紧随其后，在离此不远的幸福大街，又一座现代风格的建筑物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崇文区图书馆。这两座建筑物标志着崇文区开新时期兴文之举的先河。在当时，这两座标志性建筑，在八个城区中可谓光彩夺目。2009年，这座图书馆将成为历史，在此基础上，崇文区要开工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文化大厦，承担文化馆、图书馆、档案馆和城市公共安全教育中心等多项功能。文化大厦的建设使崇文区在京城各区县中又拿到了一个“第一”。

20世纪80年代，崇文区率先在天坛公园创办了燕京书画社，政府投资组建书画社，在京城是第一家。书画社汇聚了一大批名画家和名书法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带动了京城书画业的发展。进入21世纪，崇文区又率先建了由几十位具有代表性的工艺美术大师组成的“百工坊”。这些至今依然是京城文化事业的一个亮点。文化馆和图书馆曾先后举办过各种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群众文学和艺术人才，有的已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和画家。

2008年，在北京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通过本次奥运会，让北京这座古老而现代化的都市在国际上树立了新的形象。天坛作为古都北京文明的象征，它所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给世界人民留下深刻印象。2003年8月，在天坛举办了这届奥运会的会徽揭幕仪式。奥运圣火从神圣的祈年大殿到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再到壮美的奥运会主会场“鸟巢”的传递，象征着古老的北京向现代化的世界大都市迈进的历程，也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相融合的意义。天坛作为崇文文化的重要载体，由此也进入世界人民的心目中。

在2007年，崇文区提出了打造天坛文化圈的发展战略，这是一个极有战略意义的文化创意，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的共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崇文区便开始了天坛文化圈的创建，在天坛北门建成了“中华民族



10

艺术珍品馆”与位于广渠门内的“百工坊”相呼应，展示了崇文民间工艺的艺术魅力。2009年国庆节前，九根12米长的钢梁凌空横跨南二环和护城河，在永定门南中心广场形成高4.5米左右的壮美的“空中花园”，作为天坛文化圈的一个新景观，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崇文魅力。

崇文的区名无愧于崇文两字。兴文之举，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些建筑物，而是造福子孙的丰厚的精神财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六

古老的崇文区踏上改革开放、北京城迅速发展的时代列车，在巨变之中，拉近了与其他城区的距离。现代化的崇文区在首都向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过程中，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形象。

毫无疑问，在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崇文区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北京现代化的都市交响乐中，崇文区是一个重要的音符。

新时期的崇文区，需要人们用新的视角重新来解读。巨变中的崇文更

需要人们用新的思维来重新认识。

2004年，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宣传部和北京市崇文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诚邀京城的20多位著名作家和学者，来崇文区采风。这些作家和学者有的是在崇文区居住过，有的是在崇文区工作过，有的虽然没有在崇文区生活、工作过，但对崇文区多少有些了解。他们深入街道和社区，参观整修一新的明城墙遗址公园和新世界商城及广安大街，走访一些老崇文的居民以及各界人士，面对改革开放以后崇文区发生的巨变，抚今追昔，浮想联翩，纷纷秉笔，写出了一篇篇饱含深情、直抒胸臆、遣词优美的散文和随笔，由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宣传部和北京市崇文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汇集成书，取名《崇文赋》出版发行。

《崇文赋》出版发行后，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同时，也引起在崇文区生活和工作过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年龄段的同志和朋友的共鸣。人们捧读这些文章，对崇文区的历史变迁和今日崇文的壮美，感同身受，认为古老的崇文和今日的崇文确实文化积淀丰厚，值得人们赋文相颂。值此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宣传部和北京市崇文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又在原书的基础上，补充增加了若干篇，依然沿用《崇文赋》的书名，再次集文出版，使这部书的内容更加丰富，视角更加广阔了。

《崇文赋》汇集的这些散文和随笔，尽管冠以“赋”的书名，但每篇文章的文笔都质朴无华，行文舒畅自然，并无华丽的词藻堆砌，也无矫揉造作的夸张，细细品味，每篇文章都是作者亲历或耳闻目睹的见闻，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这种真情实感是由衷的，也是率真的。这种写实风格，使《崇文赋》这部文集，既是对崇文区百年巨变的赞颂，又是对百年历史的记录，无疑使这部文集的文采别具一格，同时又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

细品这些文章，在字里行间，人们会感受到一个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时代的脉搏，一个区的命运是跟时代、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抚今追昔，我们更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面对未来，充满希望。坚信明天的